

石床垫

「阿特伍德作品」

Stone Mattress

传奇故事九则

邹旻葳 译

Margaret Atwood

石床垫

传奇故事九则

Stone Mattress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邹旻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床垫：传奇故事九则 /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邹旻葳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49-3146-9

I. ①石… II. ①玛… ②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3946 号

Margaret Atwood

Stone Mattress: Nine Tales

Copyright: © 2014 By O.W. Toad,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

14 Hen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6-A-0390

石床垫：传奇故事九则

著 者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者 邹旻葳

责任编辑 李冬梅 杨全强 蒋海涛

责任校对 傅红雪

装帧设计 鲁明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10mm × 1092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08千字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录

阿尔芬之境	001
归魂	047
黑女士	095
天生畸物	149
冻干新郎	161
我梦见泽尼亚和她的鲜红獠牙	197
死手爱你	219
石床垫	273
焚尽余灰	303
致谢	359
译后记	365

阿尔芬之境

冻雨^[1]从空中筛下，好似无形的神父撒出一捧捧闪闪发亮的米粒。雨滴所到之处，结晶成沙砾一般的雨淞。在路灯下，这雨看起来美极了——就像银色的精灵，康斯坦斯心想。但是，她接着意识到，自己太容易被迷惑了。这美景不过是一种幻象，也是一个警告——美也有阴暗面，就像有毒的蝴蝶。她应该想到，这场冰风暴将会给许多人带来风险、危害和痛苦，而且，电视新闻里说，损害已经造成了。

尤恩买的这台电视是纯平高清的，方便他看冰球和足球赛。康斯坦斯倒是更希望用回那台模糊的老电视，虽然人物都会显示成奇怪的橙色，画面也常常出现波纹或是变暗消失。但对于有些东西来说，清晰度太高并不好。她讨厌看到毛孔、皱纹、鼻毛和白得不可思议的牙齿猛地挤到眼前。

[1] 冻雨 (The freezing rain) 是由冰水混合物组成，与温度低于 0℃ 的物体接触立即冻结的降水，是初冬或冬末春初时节的一种灾害性天气。——本书注释均为译注，以下不再注明。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没办法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无视它们。这就好像是被迫变成了别人家洗手间里的镜子，还是放大镜——那些镜子可不会给你什么好体验。

幸运的是，天气预报节目里的播音员都站得很靠后。他们要张罗地图，他们的手势动作很夸张，就像三十年代电影里迷人的服务员，或是正准备展示悬浮美女的魔术师。看好了！一大片白色云团正在横越大陆！你看它的范围有多广！

现在场景转换到了室外。两个年轻的解说员躬身躲在滴水的雨伞下——一男一女，都穿着时髦的黑色连帽大衣，帽檐上苍白的皮草围着脸颊绕成一圈。汽车从他们身边缓缓挪过，雨刷奋力工作着。他们都很兴奋，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气。他们当然没见过，他们太年轻了。然后电视上出现了各种灾难的画面：一起多车相撞的连环事故，一棵倒下的大树砸毁了房屋，一团被冰压垮的电线令人惊恐地闪着火花，一排被冰雪包裹的飞机滞留在机场，一辆大卡车侧翻在路边，折成一个“V”字，浓烟滚滚。现场有一辆救护车、一辆消防车，裹着雨衣的工作人员挤作一团——有人受伤了，这情景总是让人心跳加快。一个警察出现在屏幕上，八字胡被冰晶刷白了。他严肃地请求人们留在家里。这不是开玩笑，他对电视观众说，不要以为你能经受得住这种坏天气！他紧锁的双眉上挂着冰霜，显得很崇高，就像四十年代战时债券筹募海报上的人物。康斯坦斯记得那些海报，或者

认为自己记得。但她也可能只是想起了历史书、博物馆展板或是纪录片——有时候很难准确地区分这些记忆。

最后，节目又加上了一笔淡淡的悲悯情怀。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几乎被冻僵的流浪狗，包在一块粉色的婴儿毛毯里。一个冻僵的小婴儿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但既然没有小婴儿，狗也可以。两个年轻的解说员都摆出了“啊！好可爱”的表情。女孩轻轻拍了拍小狗，小狗虚弱地摇了摇被水浸透的尾巴。“幸运的小家伙。”男孩说道。这画面暗示着：如果你不乖乖听话，也可能会变成这样。不过你可得不到救援。男孩转向镜头，表情严肃起来，尽管显然他暗自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雪还会更大，他说，因为暴风雪的主力甚至还尚未发威！跟大多数时候一样，芝加哥的情况更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康斯坦斯关掉了电视。她穿过房间，调暗灯光，然后在窗边坐下，凝视着窗外被街灯照亮的黑暗，看着世界幻化成颗颗钻石——树枝、屋顶、水电线——全都绚烂夺目、闪闪发光。

“阿尔芬之境。”她大声说道。

“你会需要盐。”尤恩在她耳边说。他第一次对她说话时，她大吃一惊，甚至很恐慌——那时尤恩已经至少有四天不再是有形的生存状态了——但现在她能轻松地面对，尽管他来去出人意料。能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太好了，虽然她并不

能和他交谈——他的介入总是单方面的——她回应他时，他并不会经常回答。但是过去他们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交流的。

后来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的衣服。一开始她让它们继续挂在衣柜里，但是打开柜门，看着夹克和西装在衣架上一字排开，等待着尤恩的身体滑进它们之中，带着它们出去散步——这太让人难受了。粗呢套装、羊毛毛衣、格子呢工作衫……把这些捐给穷人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她做不到。她也无法把这些衣服扔掉，因为不仅浪费，而且太粗暴，就像撕掉一张创可贴。所以她把它们叠好，和樟脑丸一起装在木箱里，放到了三楼。

白天的时候还好。尤恩似乎并不介意，他的声音出现时，总是坚定又开朗。一种大步向前的声音，指路引航。一种伸出的食指一般的声音，瞄准方向。去那里，买这个，那样做！一种略带嘲弄的声音，轻松地开着玩笑。在生病之前，他对她的态度就一直是这样。

但是在夜晚，事情变得更复杂。她做过噩梦：木箱里的啜泣声，悲伤地抱怨着，哀求着想要被放出来。陌生的人们出现在大门口，承诺自己便是尤恩，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他们穿着黑色的风衣，威胁着，满嘴康斯坦斯无法理解的胡言乱语。有时更糟，他们坚持要见尤恩，用肩膀把她顶开冲进屋里，显然是想蓄意行凶。“尤恩不在家。”她会申辩，无视三楼木箱里传出的无声的哭喊。当陌生人们开始狠狠地踏上

楼梯时，她醒了。

她考虑过安眠药，尽管知道药物会上瘾，而且会导致失眠。也许她应该卖掉房子，搬去某个公寓。葬礼时儿子们就向她力荐过这个主意——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小男孩了，分别住在新西兰和法国，都离她十分遥远，便于为他们无法经常来看望她找理由。他们麻利又圆滑的妻子是他们的坚实后盾。两个儿媳都事业有成，一个是整形外科医生，一个是注册会计师。这样就是四对一了。但是康斯坦斯的立场很坚决。她不能抛弃这座房子——因为尤恩就在这里。不过她很机敏，没有告诉他们这一点。因为创造了“阿尔芬之境”，本来他们就一直认为她有些游走在神志不清的边缘。但是这份事业毕竟赚了那么多钱，于是萦绕着它的一丝疯狂气息便消散了。

“某个公寓”是退休老人之家的委婉说法。康斯坦斯并不反对他们——他们是为她着想，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轻松。而且可以理解，他们是在为所见的混乱无序而感到不安。不仅是针对康斯坦斯——尽管他们体谅她还沉浸在悼念亡夫的痛苦之中——还是针对，比如说，她的冰箱。冰箱里的有些东西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好一个泥潭，她能听到他们的想法：到处都是肉毒杆菌，她竟然没把自己折腾到病危，真是奇迹！她显然没有，因为最后那几天她几乎没怎么吃过东西。只有苏打饼干、芝士条和直接从罐子里挖的花生酱。

儿媳们用最友好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你需要这个吗？这个呢？”“不要，不要，”康斯坦斯哀号着，“这些我都不需要！把它们都扔出去！”三个孙辈，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被派来完成搜寻复活节彩蛋的任务——找出康斯坦斯遗忘在房子各处的水杯，里面都是喝了一半的茶和可可，现在已经被长短不一的灰色和淡绿色绒毛覆盖。“看哪，妈妈！我又找到一个！”“哎哟，真恶心！”“爷爷在哪儿？”

在退休老人公寓里她至少有人做伴，而且也会减轻她的负担。像她家这么大的房子是需要打理、需要照料的。她何必再为这些琐事受累呢？这是儿媳们详尽阐述的观点。康斯坦斯可以重拾桥牌，或者拼字游戏，她们建议道，或者西洋双陆棋^[1]，据说最近又流行起来了。不会给人什么压力，也不会让大脑太兴奋。一些温和的集体游戏。

“还没到时候，”尤恩的声音说，“你还不需要做那些。”

康斯坦斯知道这声音并不是真实的。她知道尤恩已经死了。她当然知道！其他人，其他丧亲之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或者类似的经历。这叫作幻听。她读到过相关报道。这很正常。她并不是疯了。

“你没疯。”尤恩令人安慰地说。当他觉得她沉浸在痛苦

[1] 西洋双陆棋 (backgammon) 是一种在棋盘或桌子上走棋的游戏，靠掷两枚骰子决定走棋的步数，比赛的目的是要使自己的棋子先到达终点。

中时，总是这么温柔。

关于盐他说得很对。这周刚开始的几天她就该囤积一些类似的融冰剂，但她忘记了。现在如果她再不弄一些，就会变成自己屋里的囚徒，因为到了明天，街上就会变成溜冰场。要是冰层好多天都不化该怎么办呢？她会断粮的。她会变成那些数据之一——独居老人，体温过低，饥饿致死——正如尤恩之前所说的，她不能仅靠空气生活。

她必须冒险出去。一包混合盐剂足够除去台阶和走廊上的冰，让别人，更不用说她自己，都不至于摔死。她最大的希望是街角的商店，离这里只有两个街区。她必须带上自己的双轮便携购物车，是红色的，而且防水，因为盐一定很重。他们的车只有尤恩能开，她自己的驾照几十年前就过期了。她知道自己一旦深深沉浸在阿尔芬之境中，就会无心驾驶。阿尔芬之境相当耗费思绪。它会屏蔽外围的琐事，比如停车标志。

现在外面一定已经非常滑了。如果她尝试这次冒险行为，很有可能会摔断脖子。她站在厨房里，犹豫不决。“尤恩，我该怎么办？”她说。

“镇定点，控制住你自己！”尤恩坚决地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但每次他不想被某个问题在气势上压制住时，就习惯这样回答。“你去哪儿了？我很担心，还以

为你出事了呢？”“镇定点！控制住你自己！”“你真的爱我吗？”“镇定点！控制住你自己！”“你是不是有外遇？”

翻箱倒柜一番之后，她在厨房找到一个有拉链封口的大冷藏袋，倒出里面装着的三根干瘪长须的胡萝卜，用黄铜的小炉铲把壁炉里的余灰装了满满一袋。自从尤恩不再是可见的实体，她就再也没用过壁炉，因为这样做似乎不对。点燃炉火预示着新生，预示着重新开始，而她还没有重新开始的打算，她还想继续。不——她想回到过去。

壁炉里还有一堆柴火和一些引火物，炉条上还剩着些烧了一半的原木，都来自于他们最后一次分享的炉火。那时尤恩躺在沙发上，身边放着一杯难喝的巧克力味营养保健饮料。因为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她给他裹上格子呢的汽车毯，坐在他身边，紧握着他的手，把脸偏向一边，不让他看见她面颊上无声流下的泪水。他不应该因为她的痛苦而痛苦。

“这样真好。”他费力地说。那时他已经很难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那么稀薄，他身上的其他部分也是。但是他现在的声音不是那样。他现在的声音又重新正常起来：这是他二十年前的声音，深厚又嘹亮，特别是他大笑的时候。

她穿上大衣和靴子，戴上手套和一顶羊毛帽子。钱，她会需要一些钱。家门钥匙，如果被反锁在门外，在自己家门

前的台阶上被冻成一团冰疙瘩可就太傻了。当她拖着滚轮购物车站在大门口时，尤恩对她说：“带上手电筒。”于是她踩着笨重的靴子上楼去了卧室。手电筒在尤恩那一侧的床头柜上。她把手电筒放进了手提包里。尤恩特别擅长事先谋划，她自己可从来想不到要带手电筒。

前门廊的台阶已经完全被冰覆盖。她从拉链袋里掏出些炉灰撒过去，然后把袋子塞进衣服口袋，侧身向下挪去，一次一步，一只手紧抓着楼梯扶手，另一只手拽着身后的购物车，砰砰砰。踏上人行道后，她打开了雨伞，但这样行不通——她无法同时拿稳两样东西——于是她又合上了伞。她可以把伞当作手杖。她一寸一寸向车道上移动——车道上不像人行道上那么滑——她撑着雨伞保持平衡，蹒跚在路中间。现在一辆汽车都没有，所以至少她不用担心被车撞倒。

在路上特别滑的地方她撒了更多的炉灰，留下了一条淡淡的黑色轨迹。到紧要关头时，也许她可以跟着这条轨迹回家。在阿尔芬之境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一条黑色的灰烬轨迹，神秘又诱人，就像森林里闪着微光的白色石头，或是面包屑——但是这些灰烬一定有些特别的地方。你需要明白，只有念出某种韵文或短语才能让它们那毫无疑问极其邪恶的力量失去功效。不过，肯定不是“尘归尘，土归土”这样的悼词，这与临终祷告毫无关系，更像是某种北欧风格的

咒语。

“炉灰，击碎，坠毁，撞飞，咬碎，捣碎，飞溅的水。”她一边在冰面上寻找道路一边大声念着。有不少词都和灰押韵。她必须把灰烬也编进故事主线里，至少编进某个故事情节里。阿尔芬之境在这一点上极具多样性。“红掌”米尔泽瑞斯，这个乖戾又阴险的恶霸，很可能是这些魔法灰烬的创造者。他喜欢用改变心智的幻象来迷惑旅人，引诱他们偏离正确的道路，再把他们锁进铁笼子里，或者用金链子把他们铐在墙上，派毛茸茸的小恶魔汉克、剧毒赛诺琳、烈焰皮格斯或者与此相似的生物来折磨他们。他喜欢看着他们的衣服被撕成碎片——他们的丝绸长袍、刺绣礼服、毛皮斗篷和闪闪发亮的面纱，他喜欢看着他们令人愉快地扭动身躯哀声求饶。等她回到家里就可以仔细推敲这些细节了。

米尔泽瑞斯的脸是根据她当服务生时的一个餐厅老板的脸来描绘的。他特别喜欢拍人的屁股。康斯坦斯想知道他有没有看过这套系列小说。

现在她到了第一个街区的尽头。这次外出也许不是什么好主意，她的脸湿透了，她的手冻僵了，融化的雪水顺着她的脖子流下来。但是她已经踏上了旅途，就必须坚持到底。她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棕色的小冰雹抽打着她的脸庞。风更大了，正像电视里说的那样。但是只身在外沐浴在暴风雪之中有种无比轻快的感觉，让人充满活力。落满灰尘的旧蛛网

被一扫而空，你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街角的商店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自从二十年前她和尤恩搬来这个地区，就一直很欣赏这一点。但是今天店门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堆着化冰剂。她拖着购物车走进店里。

“还有盐吗？”她问柜台后面的女人。这是个新面孔。康斯坦斯以前从没见过她。这里的雇员总是频繁变动。尤恩曾经说过，这里一定是个洗钱窝点，因为想想这里稀疏的交通流量，还有店里莴苣的新鲜程度——他们不可能会有任何利润。

“没有了，亲爱的，”女人说道，“之前就被一抢而空了。要做好准备，我估计他们是这么想的。”这是在暗示康斯坦斯没有做好准备，这的确是事实。这是伴随了她一生的缺点——她从来没有做过准备。但是如果你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又如何能享受到惊喜的滋味呢？对夕阳做好了准备，对月升做好了准备，对冰暴做好了准备。这种生活方式该多么平淡啊。

“噢，”康斯坦斯说，“没有盐了。我的运气真糟。”

“这种天气你可不应该在外面待着，亲爱的，”那女人说，“太危险了！”尽管她的头发染成了红色，脖子后面的发型也剃得很时髦，但她看起来只比康斯坦斯小十岁左右，而且又比她胖得多。至少我说话的时候没有呼哧呼哧的，康斯坦斯心想。不过，她喜欢被叫作“亲爱的”。她非常年轻